

杨志军《拉萨的美驼与骏马》：
为爱奔跑，在生活中接受“爱的教育”

□丛新强

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把主人公的历史使命融入时代精神和对“雪山大地”的信仰，同步表现“草原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雪山大地》异曲同工又相互映照，杨志军的儿童文学新作《拉萨的美驼与骏马》，则围绕几代人、美驼和骏马的曲折故事而展开心灵世界的探索，谱写出一曲“爱的教育”的壮美篇章。在这里，“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为爱奔跑”，落实到关系的对象和具体的行动。

为了让被贩卖的“大王猫”阿永和遭遇风险的“小藏酋猴”罗布摆脱动物园的束缚而返回属于自己的自然之家，也为了让作为成年人的家长不再沉迷于酗酒和赌博、不再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而获利，杰布和美驼平措、宇妥和骏马格列分别开启了少年成长的奔跑之路与冒险之旅。杰布的奔跑一路向西，伴随着美驼的极速表现，突破了山的绵延和路的伸展，到达了目的地——玉珠峰护佑的昆仑山野生动物保护站；宇妥的奔跑一路向东，伴随着骏马的耐力表现，超越了车的疾驰和水的湍急，到达目的地——森林丰盈的金沙江动物族群中转站。他们历尽艰难险阻，经受考验，面对生命禁区而又义无反顾，因为一诺千金而双向奔赴，成为大地上奔跑着的精灵。他们的出发，是为了让梦想照进现实；他们的比赛，是为了更加深沉的爱；他们的奔跑，是以行动作为思考。所有的奔跑都是前行的结果，所有的奔跑都是生命的执着，为爱奔跑仿佛宿命一样，始终充满信仰的力量。

为爱奔跑，既贯穿着少年成长，又联结

着家国情怀。曾祖父们的无私奉献、流血牺牲与悲壮无比的驼队和九死一生的马帮一道，共同成就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跨越天险而泽被后世子孙、福及千秋万代。驼队驮运着粮食长途跋涉，赈灾救荒，不辱使命；马帮驮运着药品死里逃生，救急救命，创造奇迹。也许苍天眷顾，怜恤众生，驼队和马帮正在或者已经为“公家”探索未知之路、为“众生”探索生存之道。两条公路在同一天通车，引起了杰布曾祖父和宇妥曾祖父关于哪一条率先修好的“争吵”。但无可置疑的是，“美驼”丈量了青藏公路，“骏马”丈量了川藏公路，唯有不竭的“爱”能够说明一切的问题。驼队中的头驼将要生产，藏雪鸡却前来刺激，她把骆驼和十二生肖藏在一起：为什么你有鼠的耳朵、牛的蹄子、虎的牙齿、兔的嘴唇、龙的脊峰、蛇的眼睛、马的脖子、羊的脸面、猴的毛发、鸡的小腿、狗的肚子、猪的尾巴？为什么你有鼠的谨慎、牛的稳重、虎的力量、兔的温顺、龙的气派、蛇的隐忍、马的潇洒、羊的善良、猴的机灵、鸡的勤奋、狗的忠诚、猪的憨厚？为什么你跟鼠一样是哺乳动物，跟牛一样是反刍动物，跟虎一样是大型动物，跟兔一样是食草动物，跟龙一样是吉祥动物，跟蛇一样是耐饥动物，跟马一样是负重动物，跟羊一样是产毛动物，跟猴一样是聪明动物，跟鸡一样是家养动物，跟狗一样是忠诚动物，跟猪一样是胎生动物？到底是骆驼偷了人类的十二生肖还是人类偷了骆驼的特征？在这样有趣的话语中，头驼德勒顺利生产，原来藏雪鸡是最好的助产师。辩论的结果当然“骆驼就是骆驼”，



但满满的“爱”却无以复加。骆驼母子依依惜别，狼和骆驼彼此取暖，乃至后续生死相见；人与马不离不弃，生命和生命相互依靠，终究也是生死团聚。爱是互相救助，爱是相互成全，爱使得这个世界生生不息。

为爱奔跑，爱还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救赎。因为杰布的“奔跑”，阿爸阿妈改邪归正，走向新生；因为宇妥的“奔跑”，阿爸阿妈幡然悔悟，重新做人。在孩子们的眼里

和心中，自己的父母都在犯罪，唯有用爱才能拯救。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用爱的行动脱去人的罪孽。其实，在爱的力量面前，一切的生物和非生物都有了灵性。“为爱奔跑”，《拉萨的美驼与骏马》提供了“爱的教育”的范本，让我们的灵魂再一次得以净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短 评

一部“小百科”式的成长小说 ——读唐明小说新作《巴拉达泽的星星》

□徐 鲁

作家唐明常年生活在昆仑山下、三江源头的格尔木，不仅熟悉而且深爱着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草木牲畜。巴拉达泽雪山的汉语名字叫玉珠峰，海拔6178米，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从巴拉达泽雪山流下来的清澈的冰雪水河，流过美丽的昂拉草原，孕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和草原上的万物。《巴拉达泽的星星》的故事背景，往远处看就是巴拉达泽雪山和冰雪河流经的昂拉草原；往近处看，就是故事里的少年们每天生活和学习的一所新学校。

小说的少年主人公之一“我”在村小学里读三年级，名字叫尔玛洛嘉，在藏语里是“永恒的星星”的意思。全书的故事从尔玛洛嘉的视角和叙述缓缓展开，许多人物陆续出场。在尔玛洛嘉明亮的眸子里和单纯的心中，“从巴拉达泽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巴拉达泽上空的一颗星星。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这其实是作家借助孩子的心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的挚爱。

随着全书故事的推进，小说里出现了三组人物。

第一组是正在读书和成长的尔玛洛嘉和他的小伙伴们，包括丹增才亚、乌勒、扎嘎、成林卓玛、曲吉央宗、金巴、正旦、仁钦多

吉、泽央、才周、平措、卓玛等，这是小说里的小主人公群体；第二组是包括阿姐央吉嘎、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李楠、达西多杰、秋加阿哥等朝气蓬勃、胸怀理想的青年群体；第三组是包括尔玛洛嘉的阿爸尼玛拉旦、琼佩校长和安晓、才青、久美多杰、巴义娜等老师，还有老校工阿吉爷爷、蒙古族护士塔娜阿姨、拉智叔叔、达娃婶婶等成年人。这三组人物，也构成了小说的三条叙事线索。

第一条叙事线索，是孩子们在校园、家庭里的生活与成长。作者用细节、琐事和孩子的言行、心理变化，写出了成长的质感，也塑造了小主人公们的性格。小说是以尔玛洛嘉的视角和口吻来叙述故事的，对尔玛洛嘉的心理刻画最生动、细致和贴心。作者笔下的插班生乌勒，也刻画得十分生动、可信，他心态健朗、明亮、敢于担当。因为足球场上的竞争，尔玛洛嘉无意中撞伤了乌勒，但乌勒宁愿自己独自扛着也不怪罪别人，是这种勇敢、仗义与担当，让尔玛洛嘉和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心生敬佩，尔玛洛嘉从乌勒身上获得了成长的影响与力量。孩子的日常成长不就是这样吗？有小鸟在前面带路，其他小鸟会跟着朝前飞翔；有一棵小树朝着另一棵小树伸去树枝，所有的小树就会挽起彼此的臂膀；一颗星星在闪耀，所有的星星也会被它照亮。

第二条叙事线索，是李楠、达西多杰和阿姐央吉嘎、秋加阿哥等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满怀热爱与信心，在祖国边疆辽阔的天地间，挥洒青春的汗水、才华和智慧，追寻心中美好的理想的故事。李楠、达西多杰、央吉嘎，他们是雪山的朝阳，是草原上年轻的鹰，是一道道亮光，代表着昂拉草原上茁壮的力量和最年轻的一代奋斗者。这些年轻人的新梦想、新理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他们为此也经历了不少波折，付出了许多艰辛。但他们无私而不懈的努力，深深影响着尔玛洛嘉的阿爸尼玛拉旦、阿姐央吉嘎等生活在昂拉草原上的人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们，使他们重新打量 and 认识了这片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草原，也对家乡的未来有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第三条叙事线索，是以尼玛拉旦、琼佩校长、阿吉爷爷、拉智叔叔等为代表的成年人，他们对家乡的雪山、草原、河流的挚爱与依恋，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的新时代与新课题面前，他们表现出了无私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变化。

作者把昂拉草原视若自己的家园，毫不吝啬对这片水乳大地的赞美。然而，时代总是在艰难地解答着一个个新的难题而一步步向前迈进的。这里的雪山、草原、河流

虽然美若天堂，但新一代草原的孩子和年轻人，也都有自己心中的向往，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老一辈人面临的现实是：总有人不断地离开这里，去远方的城市，甚至不再回来。相比之下，一直留在昂拉草原上、用心守护着这里的水草和牛羊的拉智叔叔和达娃婶婶一家，就格外令人敬重。作者借尼玛拉旦、拉智和李楠的对话，道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性的问题：“总要有有人离开，但也一定要有人留在草原，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进而引出了尼玛拉旦那段堪称全书“灵魂”的感慨：“我们是雪山的孩子，是草原的后裔。我们在神山圣湖的护佑和滋养下，在美丽传说和神话的陪伴下，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这里。”

由三组人物和三条叙事线索共同推动着故事讲述的同时，举凡高原上的历史故事、英雄传说、说唱艺人、节日风俗、自然风物、牧民日常生活中的名物、谚语等，也如雨后天草原上冒出的新鲜的菌子和绽放的野花，处处闪现，令人应接不暇，散发着草原上独有的生活气息。

《巴拉达泽的星星》不仅是一部题材独特、主旨清晰明亮的“主题小说”，也是一部密布着丰饶的文学性和人文知识、自然知识的“小百科”式的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系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动 态

共商儿童文学理论新范式

10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分会与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范式与学科体系建构”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儿童文学学科的历史脉络、理论创新与发展路径，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设贡献智慧。

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卜师霞系统梳理了北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从穆木天、张美妮等前辈学者的开拓奠基，到后继学者的传承发展，北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已在青少年文学、图画书、科幻文学等领域形成特色。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深入阐释了儿童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路径。他强调了“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历史意义，在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上，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批评范式。当前儿童文学研究既要继承传统批评方法，又要积极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

与会专家学者就史料建设、理论创新、创作实践等议题各自发言。针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学者们探讨了儿童文学在保持诗性特质的同时，如何应对媒介变革的影响，以及儿童文学与学校教育融合、中外比较研究方法论创新等议题。

（王子军）

《上海儿童文学史(1875-1949)》出版座谈会召开

11月17日上午，《上海儿童文学史(1875-1949)》出版座谈会上海浦东图书馆上海儿童文学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经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指导，由浦东图书馆、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出席新书座谈会的有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马文运、中国作家协会儿童

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自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殷健灵、浦东图书馆馆长曹忠、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陆小新、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星，以及秦文君、杨剑龙、任弼舒、简平、陆梅等作家、学者共40余人。

《上海儿童文学史(1875-1949)》通过多维度探析包括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译介、出版、教育、

读者接受在内的近现代上海儿童文学生态系统与相关制度性因素，立体、动态地呈现社会生活和近现代文学史视野中的上海近现代儿童文学面貌，经由上海儿童文学深度探析构建中国儿童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新路径、新范式。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仅助力上海城市文化建设，还为中国儿童

文学地域发展研究探索了新路。该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学斌表示，本书的出版既是向百年上海儿童文学献礼，也是对以陈伯吹先生为代表的上海儿童文学前贤的致敬与告慰。

据悉，该书是规划中的《上海儿童文学史》的上半部，下半部将于2028年前后正式推出。

（海 文）

真正重要的东西

——浅谈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一木秋

我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前段时间，和朋友闲聊之际，她特别好奇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眼里，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究竟有什么关系。

确实，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是我每天都会思考的话题。与每个女性一样，我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但在所有身份之前，我先是一个妈妈，我的所有身份都会为这个身份腾出足够的空间。这是义务和责任，也是生命中最重要意义。

回想成为妈妈的最初，我究竟是如何与我的孩子产生连接的？他在我的肚子里，素未谋面，我却感受到我们的心在共鸣。不同时空里的灵魂交织在一起，感觉非常奇妙。我的生命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在这里，一切都是新的。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期待和想象——我给予他最好的一切，帮助他长成最优秀的孩子。

没想到，孩子出生没多久就生病，很严重的病。我看着他到医院里没日没夜地输液，担心得像被人抽走了魂。过往的所有期待，悄悄凝聚成了一个简单的念头，我突然放开了执念，不再执着于他是否完美，是否出众，在我看来，他安稳的呼吸、响亮的啼哭比什么都珍贵。我明白了，爱不是塑造，不是期待，是让花成为花，让树成为树，让他长大成人，成为自己。

后来，每当我追问教育的本质，我总会想起这件事情。教育的目的，究竟是让孩子成为优秀的人，还是让孩子成为自己？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只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主观地给“优秀”下了定义。也许“优秀”并不是成绩最好、获奖最多、比谁家孩子更懂事，而是独立、内省、懂是非、明道理。我希望我的孩子有能量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不是我心中的人。我认为，教育不应该是功利化的。

先前，我参加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听陈晖老师讲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她说到，“教育性”不等于政治教育、品德教育，也不等于说教，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应该是丰富的、生动的，是可文学深度结合的。我特别同意这一观点——它恰好印证了我对非功利化教育的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也应该像教育本身一样，拒绝被工具化。儿童文学也是文学，如果强化了功利化目的，自然就削弱了文学的本质。所以，“教育性”不等于教育，而更应该是价值导向的，不是以儿童文学为手段，以教育为目的，让孩子通过阅读儿童文学，学习到一些依靠语言交流无法深刻理解的大道理，而是作品的内核、思想和价值观的统一体现，是与作品有机融合的一部分，是字里行间的光，是那份会藏在孩子心底、久久地陪伴他们成长的力量。

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我也一直追求那样的融合。我的作品集《茉莉的耳朵》收录了六篇短篇童话，主人公都是特殊儿童，各有各的不完美，各有各的困境。在其中一篇童话《茉莉的耳朵》里，主人公茉莉没有耳朵，她在给自己的耳朵写信的过程中，慢慢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其实，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我希望阅读这本书的孩子能通过文字，看见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个曾经经历黑暗的自己，也看见那个找到光的自己。前段时间，有朋友请我给他的孩子推荐儿童文学作品，我推荐了法国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这是我最喜欢的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探讨了爱与孤独，也以儿童视角解构了成人世界的逐利，正好唤起我们对非实用价值的珍视——不正是那些不被计较有没有用的时光，才让我们灵魂悄悄积攒的温柔吗？不正是每一次没有目的的驻足，才让我们的旅程变得丰富而且独特吗？

小王子发现五千朵玫瑰，都比不上自己星球那朵带刺的玫瑰，是因为他为玫瑰付出了时间与眼泪。小王子是在真诚付出中理解了爱与责任，在仰望星空时唤起了对生命的好奇。作品没有说教，而是潜移默化地滋养孩子，悄悄地唤醒孩子的共鸣。这回应了我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不只是灌输技能，更应引导成长。

随后，朋友进而追问：“写作文的时候可以用上吗？”我摇摇头。朋友再问：“那有什么作用？”把“有用”作为衡量标准，我不以为然。正如《小王子》里的话，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儿童文学或许不能直接提供作文素材，但会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等风来，等雨来，孩子就能看见花开，也许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

（作者系青年作家）



《再见汪汪》插图，奶茶、刘憬泽绘，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25年5月